



中国驰名商标

世纪金榜

读金榜名著 有更多收获
最受读者喜爱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奖

化身博士

(英) 斯蒂文森◎著 马二兰◎译 丛书主编 张泉



延边教育出版社

- ☐主 编：张 泉
☐ 著：(英) 斯蒂文森
☐ 译：马二兰
☐责任编辑：焦永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身博士 / (英) 斯蒂文森 (Stevenson, R. L.) 著 ;
马二兰译. — 延吉 :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12. 12
(典藏一生 : 我的世界文学名著 / 张泉主编)
ISBN 978-7-5524-0986-4

I. ①化… II. ①斯…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291 号

客户服务: ☎ 400-030-1799 400-050-1799 400-060-1799 400-070-1799
质量反馈: ☎ 0531-87962621 服务投诉: ☎ 0531-87105018

典藏一生:我的世界文学名著 化身博士

封面设计: 世纪金榜工作室
出版发行: 延边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133000)
电 话: 0433-2913940 0531-87162661
传 真: 0433-2913964 0531-87162662
总 发 行: 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滨州汇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4-0986-4
定 价: 1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客服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你是否想过变成另外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但不要太久，否则你就真成了那个人了。

第一章	神秘之门.....	1
第二章	寻找海德.....	8
第三章	博士家的聚会.....	19
第四章	卡鲁命案.....	22
第五章	一封奇怪的来信.....	28
第六章	兰宁之死.....	35
第七章	窗户上的脸.....	41
第八章	最后的夜晚.....	44
第九章	兰宁医生的信.....	60
第十章	最后的忏悔.....	70

contents



神秘之门



律师厄特森和他的朋友恩菲尔德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聊起了一个神秘之门的故事。恩菲尔德遇到了怎样一件让人气愤的

事情？毫无人性的坏人与神秘之门的主人有什么样的关联？

律师厄特森先生生性沉闷，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再加上他满脸皱纹，瘦长瘦长的个儿，又总是一副木讷(mù nè)的表情，更给人一种局促的感觉。倘若遇上个陌生人，他就更腼腆(miǎn tiǎn)得不行，你就休想从他的脸上看出半点儿喜怒哀乐来。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枯燥无味的人，偶尔也不失他的可爱之处。那就是每逢和朋友在一起时，又恰好有美酒小酌，他的眼睛里就闪烁出难得一见的光芒——的确，那种极具亲和力的人情味儿在他平日的言谈举止里可真是少见的。

但事实上，他的确算是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平日里，他生活上克勤克俭：尽管爱酒，但很少贪杯，总是努力地用杜松子酒来替代一下，算是过过酒瘾；尽管喜欢看戏，但却已有20年之久没踏进过剧院的大门一步了。而对待别人，他却是宽宏大量的，或者说是与人为善的。他不但能容忍他人的缺点，不去指责他们，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哪怕是那些十恶不赦之徒，他也总会想着如何去挽救他们。因此，那些倒了霉运的老兄，

释词义

内敛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呆呆的，多为贬义。也指人不会说话，质朴，朴实。

字百科

杜松子酒，又叫金酒、毡酒或琴酒，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经发酵与蒸馏制造出的中性烈酒为基底，增添以杜松子为主的多种药材与香料调味后，所制造出来的一种西洋蒸馏酒。

释义

形容人态度温和,举止文雅端庄。温文:态度温和,有礼貌;尔雅:文雅。

这里通过墙上青藤慢慢生长往上爬的比喻来描述厄特森先生缓慢发展的交际圈,体现出他发展友谊那种缓慢的速度和对友谊任其自然、不刻意为之的态度。

即写

通过这里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厄特森和恩菲尔德对两人一起散步这件事情的重视,也可见散步这件事情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即写

在避之不及时,倘若能幸运地遇见他,那就是一种造化了。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他常常让那些走进监狱甚至是踏上黄泉之路的人能心存温暖,因为他们还能在最后一眼看见一个如此公正无私而又温文尔雅的好人。

事实上,对于厄特森而言,做到这些也并不难,无非就是保持他的温婉含蓄罢了。不仅对这些人如此,哪怕是他的朋友,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去赢得友情的:一个谦逊而宽容的人,总是会有机遇接触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交际圈子,就等他顺利进入,这就是律师的交友模式。他的朋友,要么是他的亲戚圈子里的,要么是认识很久的人,而他们对他们的感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亲疏之分,只是像墙上的一根青藤,踩着时间的拍子,一步步往上爬就是了。

就这样,这根青藤联结上了理查德·恩菲尔德。

理查德·恩菲尔德算起来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可是城里的名人,天性爱热闹,又善于交际。脾性上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居然成为了好朋友,真叫人匪夷所思。经常有人看到他们一起散步,他们结伴而行,穿过伦敦大大小小的街巷,安安静静走着。一路上,他们也从不交流什么,只是途中如果偶遇了熟人,才打破沉默跟那人打个招呼。尽管谁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们似乎都很享受这样的时光。因为每个星期,他们宁可腾出其他娱乐的时间,甚至放下手上的活儿,也从来不会耽误这样的例行散步。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散步过程中,他们穿过伦敦繁华的闹市区,来到它的背街上。这条街尽管狭窄,但却不失干净明朗,静谧中透着勃勃生机。临街的商铺,一溜儿排开,带着欢乐的表情,仿佛一排迎宾的女店员迎面向你微笑。哪怕是在周末,这里也一样暗藏绚丽,尽管街道有些空旷,但小街熠熠生辉,在它周围黑暗的包裹中,仿佛幽深的森林里的一处火光。街道上,那些百叶窗粉饰一新,那些门环门铃被擦拭得锃亮发光,干净明朗中透出欢乐的格

调。这些,无一不让游人流连忘返。

就这样迷人的小街的尽头拐角处,大约有两个门面的宽度,突兀起一座阴森森的建筑,迎面拦在了路的尽头。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没有一扇窗户,只有底层开了道门,门上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门上的漆斑斑驳驳,许多地方都起了泡,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这些地方,无一不写着它被时光遗弃的悲凉。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在台阶上追逐嬉戏,几个流浪汉无精打采地靠在门上闭目养神,偶尔在门板上擦根火柴,还有个小学生,认真地在一根板条上试着他新磨的刀。这里,差不多有二三十年无人问津了:既没有人来轰走门前的这些不速之客,更没有人来为这座房子修修补补。

这会儿,律师走到了这扇门前。“看到那门了吗?”恩菲尔德问,他的同伴点了点头。“这扇门里,我还有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呢。”

“哦,真的呀?”厄特森先生有些惊讶,声音都变了些,“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喏——就在这条路上,”恩菲尔德先生说,“那是个冬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吧,我正往家赶。天空黑漆漆的,像个巨大的锅底。所有人都睡了,只有街道一条连着一,除了街灯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条又一条的街道上,只有路灯像列队游行似的,一排排地发出昏黄的光,四周一片空荡荡的,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空教堂。我走着走着,突然害怕起来——这时候,我真期盼能有个警察出现在我身边!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是个矮个子,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街道往前走;另一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从对面的街道上穿过街心努力往前跑——喏,这样一来,就在这个街角的拐角处,他们自然而然地撞到了一起。

接下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小姑娘摔倒在地,而那个矮个子却熟视无睹地从小姑娘的身上踏过,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踩过小姑娘的身体,小姑娘尖叫起

细写作

通过此处的景物描写,如“阴森森”“没有一扇窗户”“门上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这些细节,为我们呈现出了这栋建筑与整个街道的不协调,可见它是多么阴森、神秘。

通过对那个人的表情、眼神以及恩菲尔德先生初次看到他时的感受的描写，为我们描述出了那个人冷漠、冷血的态度和让人一见就毛骨悚然的外形。

即
写
作

字百

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苏格兰中部低地、福斯湾的南岸。十八世纪时为欧洲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心。造纸和印刷出版业历史悠久，造船、化工、核能、电子、电缆、玻璃和食品等工业也很重要。

英镑是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英国虽然是欧盟的成员国，但尚未加入欧元区，故仍然使用英镑。英镑主要由英格兰银行发行，但亦有其他发行机构。

字
百

来。那情形，仿佛是发生在地狱里的一幕，异常平常，却又异常残忍。而那个矮个子，仿佛是地狱里可怕的魔鬼。

我忍不住了，一边喊一边飞奔过去。我追上那人，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把他拽回小姑娘的旁边。小姑娘还在哭喊着，旁边已经聚起了一小群人。那个人却一脸的漠然，他平静地瞅了我一眼，但那一眼真叫人毛骨悚然，那一瞬间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孩子的家人也赶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请医生给邻居看病的，这会儿正回家。“孩子没什么大碍，只是被吓坏了。”医生查看完小姑娘的伤情之后说。这是个面相和善的医生，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爱丁堡口音，因为激动和愤怒，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一只苏格兰风笛。看得出，他也讨厌那个矮个子男人。他盯着眼前这个可恶的男人，脸色煞白，看上去似乎想剁了他。

可是，这当然不可能做到。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我和医生开始大声地指责他，并严厉地警告他：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件事，我们将把他的恶行公之于世，在全伦敦把他的名声搞臭。

我们一边严厉地训斥他，一边注意着不让周围的妇女靠近他，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愤怒得发狂。说实在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作为围观者，居然有如此情绪激动的。而站在中间受指责的那个人，冷冷地听了半天，又瞅了我们一眼，还是那样一脸的阴森恐怖。但这会儿似乎有些妥协：“你们要是真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那我也没办法。这样，你们开个价吧。”他几乎就是个撒旦啊，这会儿尽管有些害怕，但还是轻松地应付过去了。

我们要求他赔付孩子100英镑，他似乎不太乐意，但环顾一下四周，看到我们人多势众，他显然明白自己的处境，只得再次妥协了。他又冷冷地瞅了我们一眼，示意我们跟着他走，我们来到了那扇门口。只见他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去了。很快，他又回来了，按要求交给了我们100英镑——10英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90英

字百科

支票是出票人签发,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支票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可以看做是汇票的特例。支票出票人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出其在付款人处的存款金额。

年轻人虽有激情但社会经验、心智发展都还不是很成熟。这是一个最容易犯错误、走弯路的时候,因此年轻人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凡事三思而后行。

人生

镑支票,支票上的名字写得龙飞凤舞,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但这名字如果真是那个人所签,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这事真奇怪!”医生也明确表示他的怀疑,“凌晨三四点钟,一个人走进一座空房子,竟然拿出了另一个人亲笔签名的支票出来,而且数额不菲,谁会相信呢?”

“的确,这事儿绝对有诈!”我也这么说。

“放心,”那个矮个子有些鄙夷地笑起来,“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会等到银行开门,亲手把钱兑出来!”

于是,我们一群人就离开了,来到了我家。挨过了后半夜,我们一大早便一道去了银行。尽管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支票是真的,可事实是,那张支票却是千真万确的真料!很快,小姑娘和她的家人就拿到了钱。

“啧啧……这真是不可思议!”厄特森先生听完这段话,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的确,”恩菲尔德说,“我也跟你一样觉得不可理解。那个肇事者分明是个独来独往、冷酷残忍的暴徒,可为什么签支票给他的那个人,偏偏又是个乐善好施的名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猜的话,也许是一个原本正直诚实的人在年轻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现在正在为这种错误付出代价。勒索!一定是勒索,我想那扇门后就是勒索屋了。只能这么推理,否则,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件事啊。”他一边说,一边又陷入了回忆和推理的沉思中。

“那么,”厄特森先生的问题又把他拉回了现实,“你们能确定开那张支票的人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吗?”

“似乎很有可能啊,是吧?”恩菲尔德说,“但是,恰巧我注意过那个人,他并不住那儿,而是在某个广场。”

“那么,关于那幢房子,你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我可没打听。”恩菲尔德说,“我讨厌那种问长问短的方

糖人生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有意无意中,对他人会产生一些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在行动前要注意到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影响。

式。你想,如果一味着急发问,就仿佛末日审判到来了一样。你每提出一个问题,就像推动了一块巨石,而当你平静地坐在山顶上时,殊不知,那块滚落的巨石已经带动另一些石头一起翻滚;而你更无法预料的是,那块石头正好砸中了山下一位坐在自家后花园打盹儿的好好先生。于是,这一家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所以,先生,我一向觉得,问得太多,并不高明。我的原则是:越是会令人难堪或不安的问题,我就越少去问。”

“也的确如此。”律师点着头。

“不过,虽然什么也没打听,我还是留心研究了一下那房子。”

恩菲尔德先生接着说,“说起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房子,除了那个奇怪的家伙进入的那扇门外,再没有别的门;一楼没有一个窗户,二楼临院的一侧有三扇窗户,看上去干净整洁,但门户紧闭;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一定有人住在那里。不过,还是不能肯定,因为那一块儿几座房子挨挨挤挤地围在院子周围,根本看不出哪个房间是这幢房子的开始,哪个房间是它的结束。”

两个朋友接着往前走,彼此都沉默了一会儿。

“能不问的尽量少问——恩菲尔德,你的那条原则确实不错。”律师突然打破了沉默。

“嗯,我想是这样的。”恩菲尔德应着。

“尽管如此,”律师顿了顿,说,“我还是想问个问题:那个从小姑娘身上踩过的人姓甚名谁?”

“嗯,这个问题我看倒是无关紧要的。”恩菲尔德说,“他们告诉我,他叫海德。”

“唔,那人看上去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还真是不好说。单从长相上来看,这人生得叫人看上去不愉快,甚至是面目可憎。对,叫人憎恶!我还从没见过这样叫人一见就恶心的人,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他哪个地方出了

细写作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房子,一楼没有一个窗户,只有一个门还总是紧闭着,对房子的这些描写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引起读者一连串的疑问,很好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糖人生

外表美和心灵美,人们当然更重视心灵美,但外表美也并不是可以完全忽略。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阳光、朝气的外在形象有利于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因为外在形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人的性格和涵养。

毛病,或者是有什么地方扭曲变形了。总之,他就是生得与众不同,给人一种强烈的畸形感——虽然我说不出到底是哪里长得不对劲儿。不,先生,原谅我,我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是我记忆力差,就是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他的样子。”

厄特森没有接话,显然,他又陷入了沉思。两个人又默默往前走了一段。

“你肯定,他是用钥匙开的门吗?”厄特森又问了句。

“我亲爱的朋友,你……”恩菲尔德叫了起来。

“我知道我问得有点儿怪,”厄特森接过他同伴的话说,“其实,我不问那个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那是因为,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你怎么不早说?”恩菲尔德有些恼怒。

“你看,你的故事也讲完了,还有什么疏漏的吗?要知道,你讲的一切事关重大,如果有哪些地方不够确切,你最好及时把它纠正过来。”

“没有,”恩菲尔德有些闷闷地说,“我一直都在精确地述说事实。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个星期,我还看见他用钥匙开了门。”

这回,厄特森什么也没说,满腹心事似的,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回,我又得到个教训。”恩菲尔德继续说道,“那就是:什么也别!我太多嘴了!我们讲好了,这件事谁也不许再提了。”

“好吧。”律师伸出手,“我们握手为约。”

看到有人残忍地踩过一个小女孩,恩菲尔德义愤填膺,逮住了那个毫无人性的坏人,并追究了坏人的责任。面对危难中的人,我们要及时地伸出我们援助的

双手,对危及他人安全、危害社会的坏人和坏事,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要勇敢地 and 这样的坏人坏事作斗争,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安全和正气。在与这些坏人坏事作斗争时,我们也要讲求策略,保证自己的安全。

人生

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能信口开河,不要说一些无根无据的话。因为自己无心的言谈可能对他人造成一些本不该有的伤害。



寻找海德

神学,泛指称所有对神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或学说。在基督教于罗马获得胜利以后,“神学”一词多被用以指称基督教信仰观的诸多理论。神学一般来说总是与某个特定宗教或教派有关。

学
目
录

写作

通过描绘厄特森先生听到海德恶劣事迹后内心所起波澜之大,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增加了文章的悬念感。



和恩菲尔德分手后,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这个怪人怪事集于一身的海德先生让厄特森想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坐立不安,并决定一定要见见这个海德先生呢?他能如愿以偿吗?

和恩菲尔德分手后,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尽管没什么胃口,但他还是一个人闷闷地吃了顿晚饭。

他平素有个习惯,就是吃过晚饭,必要坐在壁炉旁,捧上一卷神学著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本当中去。尽管有些单调甚至是枯燥,但总是要到教堂的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他才放下书本去就寝。那个时候,他必定是轻松从容的,于是,他便可以心存感念地进入梦乡。

可那天晚上,他再也没办法这样让自己安静下来。吃过晚饭,他就点燃一根蜡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径直来到他的保险柜边。

他打开柜橱上的锁,小心翼翼地从小柜子的深处抽出一个信封。“亨利·杰基尔先生的遗嘱”,封套上赫然标注着这样一行字。

他坐了下来,双眉紧蹙。这可是亨利·杰基尔博士亲自斟酌、亲笔写下的,厄特森尽管有权利有义务为博士管理这份遗嘱,但在遗嘱内容上,真是叫人有些匪夷所思,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打开了这封由亨利·杰基尔先生亲手立下的遗嘱。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个月踪迹全无,”他反复地研究着遗

嘱中的这一部分，“我希望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最亲爱的朋友——爱德华·海德，并请他接替我的职位，且不要他为我付任何责任，只需他付给博士家属少量的生活费用……”

就是遗嘱中的这段话，叫厄特森先生心神不定。作为一名有理性、有正义感的律师，面对这样一份少见的遗嘱时，他一直觉得这里简直是危机四伏。因为，作为博士的老朋友，直到今天之前，他对遗嘱中提到的这个唯一继承人——爱德华·海德，简直是一无所知，这已经让他觉得够糟了。而现在，就在刚才，当他知道了有关海德这一神秘人物的情况时，就更让他恼火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名字就是个叫人恶心的标志，就足以令人发指，这不能不让他心生愤慨。

“这一切是怎么了？我想一定是谁疯了！”厄特森先生一边愤愤地自言自语，一边把那份遗嘱塞回保险箱，“我真是担心，真怕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随后，他吹灭了蜡烛，披上大衣出了门，径直向卡文迪什广场走去。在那里，有他另一位老朋友——兰宁医生，和他满屋子挨挨挤挤的等待治疗的病人。

“那份遗嘱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倘若有人知道，怕是只有兰宁了。”他暗自揣测着，走进了兰宁医生家。

管家远远地就认出了厄特森先生，一向做事严谨的管家二话不说，就把他径直引到餐厅，一点儿也没耽误时间。

其时，兰宁医生正在餐厅小酌。

说起这个兰宁医生，他可算得上一位热情奔放的绅士。一张红脸，一头有些蓬乱的白发，总是显得那么精神抖擞，而且还爱玩爱闹地有些孩子气。

“噢，你好啊，我的老朋友！”兰宁医生一见到厄特森先生，就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一把搂住厄特森先生。他行为总是这般夸张，但

卡文迪什广场是伦敦西部的一个广场，靠近牛津街与摄政街两条主要购物街交汇处的牛津圆环。威斯敏斯特大学皇家护理学院的总部设在卡文迪什广场，西区犹太会堂也设于此。卡文迪什广场南侧是乔治·本廷克爵士的铜像，由托马斯·坎贝尔于1848年竖立。

描写

通过对兰宁医生外貌和精神状态的描写，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很有科学家气质的可爱老人的形象。

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也算得上是他的真情流露。要知道,他们俩可是从上学那会儿就有不错的交情了,而且,他们是属于那种彼此欣赏、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和对方待在一起,是挺轻松愉快的一件事儿。

他们俩一起聊了会儿。最终,厄特森先生还是把话题引向他最不想谈及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上来。

“我说兰宁,”厄特森先生说,“你我算得上是亨利·杰基尔先生最老的朋友了吧。”

“最老的?哈哈,我可不想那么老哦,我倒是希望我俩年轻依旧啊。”兰宁医生一边打着趣说一边哈哈大笑,“我想是的。不过,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对了,我最近很少看见他了。”

“也是,他现在的确是深居简出了。”厄特森先生应道,“我还以为,你们俩一向志趣相投,会接触得更多一些呢。”

“那是过去的事啦,”医生若有所思地说,“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觉得亨利·杰基尔开始变了。怎么说呢,变得——嗯,于我而言就是太不可思议了。他满脑子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念头,荒诞不经。嗨,鉴于我们俩过去的关系,我还是不得不关注他一些,但是交往却是越来越少了。”医生说着,忽然有些激动起来,原本一张红脸涨得有些发紫了,“你说,他那些反科学的胡言乱语,就算是生死之交谁又能忍受?”

显然,兰宁的火气迸出来了。不过,这倒是让心乱如麻的厄特森先生心里的不安似乎减轻了些,就是嘛,对博士的行为不能理解的不是他一个人。

“你们俩的问题不过是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这算得了什么!”他心里想着。何况,眼前这位老朋友早已对科学研究没什么激情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他得等待他的朋友冷静下来,才能获得他这回过来想要得到的信息。

关键词

原指野兽藏在神秘的地方,很少出现。后指常呆在家里,很少出门。

即写即作

通过对兰宁医生在谈及杰基尔时语言和神态的变化,“奇奇怪怪的念头”“荒诞不羁”“反科学的胡言乱语”和“一张红脸涨得有些发紫”这一系列描写,让读者了解了兰宁和杰基尔之间在科学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不动声色地问了句,“你见过杰基尔的一个亲密朋友吗?他叫海德。”

“海德?”医生边重复边把这个名字在记忆里搜索了一遍,“没有,从来没见过。”

没料到,他满怀希望地过来,只得到了这么一个让他一晚上都辗转反侧的答案。

与朋友作别后,律师回到了家。可一躺上床,他的睡意全没了。恩菲尔德所描述的海德,杰基尔博士的遗嘱,兰宁的一无所知,一遍一遍,相互交织着纠缠在他的眼前。他就这样苦思冥想了一整夜,越想越迷糊,越想越心神不定。

附近教堂里的钟敲响了六下,他依然躺在床上,思绪忙碌。不,这会儿,忙碌的不仅仅是他的思维了,还有他的想象力。应该说,当他凭智力理不出任何头绪时,他的想象力就不由自主地跳出来帮忙了。黑暗中,恩菲尔德的描述越来越清晰,像一幅幅的照片在他眼前一一展开。

凭借律师高超的推理能力已经无法理清头绪,要动用律师的想象力,由此可见海德对厄特森产生的困扰之大,也由此引出下文对海德胁迫杰基尔镜头的想象。

即
写
作

迷迷糊糊中他进入了梦境。

一会儿,他仿佛走在了万籁俱寂的街头,走进了街灯的海洋;他又仿佛意识到一个身影匆匆而过,一个孩子从街这边叭叭地跑了过去……然后是孩子尖利的惨叫声——一个没有脸的人,熟视无睹地从孩子身上踏过,任凭孩子尖叫着……

一会儿,他又似乎走进了一座大房子里。他的朋友杰基尔博士躺在床上,正从睡梦中露出笑容。可就在这安谧的时刻,房门被什么打开了,窗帘也被什么掀起来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床上正熟睡的人拉起来。——对,又是那个没有脸的人,那个仿佛能主宰一切罪恶的魔鬼,就站在他的身边,他要求杰基尔怎么做,杰基尔就得怎么做,毫无反抗之意……

一整夜,他就在似梦非梦的状态里,被这两种梦境翻来覆去地

通过这一系列对海德那张神秘莫测的脸的渲染,给海德的脸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让下文厄特森找寻海德变得更加合乎情理。

助写作

纠缠着。那个没脸的人始终在他的眼前穿梭:他悄无声息地掠过宽大的卧室,速度越来越快,简直叫他头晕目眩;他的脚步越来越轻快,他穿过灯火通明的城市迷宫,在每个街角踩过小女孩儿的身体,任她们尖利地惨叫……

可是,他没有脸,即便是梦中,他依然没有脸。厄特森先生突然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见到那张脸!是的,如果他看到了那张脸,情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他一定不会像现在这般迷惑,他一定能揭开事情的真相——是的,神秘的事物往往就是这样,只是徒有一张模糊的面孔而已。如果他能亲眼见到那个人,他也许就能知道为什么他的朋友这么离奇地偏爱这个人,或者他能发现那份遗嘱背后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

那张脸,实在值得去看一看:那一张叫恩菲尔德无可描述的脸,那一张充满邪恶的脸,那一张酷似幽灵的脸!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我要亲眼看到你的模样!”律师自言自语道。

从那以后,厄特森先生早早晚晚的就徘徊在那条神秘的小街上了。早上上班之前,他要赶到那些小商铺前看看;晚上灰蒙蒙的月光下,也会有他在那扇神秘的门口来回晃悠着;哪怕是在中午的间隙里,在所有律师都已经闲下来的时光里,人们总能看到他在那道门前那条小街上的身影。

“如果他海德叫神秘先生,”他自言自语道,“那么,我厄特森就叫寻找先生。”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海德现身了。

那是一个月光清冷的冬夜。空气中有丝丝雾气迷漫着,没有风,一盏盏街灯在地面划下有规律的光与影的圈圈点点,整个街道像一个干净的舞池。时间滑过了十点钟,小商铺陆续打烊了,整条街道一片孤寂。站在街心,连街道两边紧闭门户的人家里发出来

通过对海德出现前街道清冷幽暗景色的描写,为海德的出现营造了一种神秘恐怖的气氛。

助写作



的声响,都可以隐约听到;街上偶尔有一两个夜行人,在他们还未现身之前,就已远远地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

厄特森先生已经在此等了很久了。

突然,他觉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古怪的脚步声,那声音正在轻轻靠近。这些天来的侦察经历,已经让他养成了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习惯,他能远远地从各种声音里清晰地辨别出不同的脚步声。

他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于是迅速地缩回到院子的入口处,静静地等待着。

脚步声近了,差不多已经到街道的尽头了。厄特森先生悄悄地探身往外看,他一眼就看到了他要找的人: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着一身黑衣服,但哪怕是远远的,也能觉出他的神情里有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正横穿马路,径直地往院门口走来,一边走一边掏出钥匙,就像一般人要回家一样。

“您就是海德先生?”厄特森先生闪出身来。紧走几步,拍了拍那人的肩膀说。

那人猛地往后一缩,嘴里嘶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他的这种恐慌转瞬即逝,马上他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没错。”他连律师的脸都没正眼瞧一下,冷冷地回答道,“你想干什么?”

“这么巧遇见您,我也想跟您一起进去,可以吗?”律师回答说,“我是杰基尔博士的老朋友,叫厄特森。我想博士一定跟您提到过我。”

“杰基尔博士不在家,你不用去找他了。”海德依然头也不抬冷冷地说,只自顾自地对着钥匙吹气。突然,他察觉到了什么,问:“你怎么认识我?”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您愿意帮我个忙吗?”律师问道。

“没问题,你说吧。”

通过对海德外貌的描写暗示读者,海德的邪恶已从内心外化到容貌和神态,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邪恶,从而更加强了海德邪恶的本质。

助写作

索霍区位于英国伦敦西部的次级行政区西敏市境内，因位置紧贴伦敦的金融区，索霍区渐渐变成一个世界各地游客云集的小区。索霍区是伦敦最为活跃的一个区，是一个适于在夜幕降临后游玩的地方。

字百例

“您愿意让我看看您的脸吗？”律师突然问道。

海德显然很意外。他迟疑了片刻，然后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于是，他摆开一副挑战的架势，站到了路灯下，抬起头盯着律师。他们就这样对视了一阵子。

“谢谢您，让我有幸认识您！”律师说，“我想这也许会有用的。”

“是的，我想肯定会有用的。”海德说，“我还有个建议，给你我的地址吧。说不准哪天你也用得着。”说着，他给了律师在索霍区的一条贫民街的一个门牌号。

“天呐！”律师惊得差点儿叫出来，“他这么做，就是为那份遗嘱考虑的。他一定知道杰基尔的那份遗嘱！”但他忍着内心的惊异，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嘟哝了句，表示他已经知道了地址。

“好了，”海德说，“现在，你该回答我了：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这个，我是听人说的。”

“谁说的？”

“咱们俩不是有共同的朋友嘛。”

“共同的朋友？”海德的声​​音咄咄逼人，“谁？”

“譬如说，杰基尔博士。”律师答道。

“不可能！杰基尔根本不可能告诉你的。”海德的脸色涨得通红，他开始咆哮起来，“得了，你休想在我面前撒谎！”

“这话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律师说。

“哈哈……”这一会儿，海德由刚才的愤怒转而成为不怀好意的大笑。旋即，他迅速地掏出钥匙开了门，消失在屋子里。

只留下律师一个人，呆呆地立在门口半天。

随后，他一个人慢慢地走上大街。他走走停停，停停想想，不停地用手按着额头，此刻，他脑子里是千头万绪，短时间内任他敲破脑袋也没法理清。不过，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所面临的难题，是没人能帮他解开的——那个奇怪的海德！